

寻找自我

黄裳 著

大家文库

寻找自我
——黄裳著——
董宁文编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自我 / 黄裳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09.7

(大家文库)

ISBN 978-7-5436-5556-0

I. 寻… II. 黄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16968号

书 名	寻找自我(大家文库)
著 者	黄 裳
编 者	董宁文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徐州路77号(266071)
本社网址	http:// 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(0532) 85814750(兼传真) 80998664
责任编辑	刘 咏 E-mail: qdliuyong@126.com
特约编辑	贺中原 胡修江
装帧设计	李 欣 王 洋
制 版	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32开(850mm×1194mm)
印 张	13.75
字 数	216千
书 号	ISBN 978-7-5436-5556-0
定 价	42.0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电话 800918621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: (0532) 80998826

目 录

◎十年旧梦

- 寻找自我 · 003
- 南开忆旧 · 010
- 在天津听戏 · 019
- 记者生涯 · 024
- 关于《锦帆集》 · 031
- 往事回忆 · 035
- 读书生活杂忆 · 041
- 访书琐忆 · 051
- 十年旧梦 · 060
- 关于书话 · 065
- 《黄裳文集》自序 · 069
- 断简零篇室揅忆 · 073
- 我写游记 · 081
- 我的书斋 · 085
- 买书记趣 · 089
- 谈错字 · 099
- 老年与书 · 102

- 《珠还记幸》小引 · 106
- 二十年后再说“珠还” · 111
- 书林漫话 · 122
- 我的集外文 · 141

◎海内存知己

- 钱梅兰芳 · 165
- 关于“梅郎” · 169
- 三叶 · 175
- 郭沫若 · 179
- 朱佩弦 · 184
- 茅盾印象 · 188
- 槐痕 · 193
- 许寿裳 · 198
- 阿英与书 · 202
- 冰心的手迹 · 209
- 忆李广田 · 213
- 海内存知己 · 218
- 《别时容易》续篇 · 222
- 宿诺 · 233
- 废名 · 242
- 关于王昭君 · 247
- 读黄永玉画记 · 253
- 故人书简——怀念叶圣陶 · 261

故人书简——沈从文	· 275
故人书简——钱锺书十五通	· 280
卞之琳的事	· 296
忆辛笛	· 303
伤逝	· 306
忆施蛰存	· 314

◎书里书外

读《红楼梦》札记	· 325
《围城》书话	· 335
《围城》书话续	· 338
谈禁书	· 342
谈“全集”	· 352
读画记	· 365
谈“掌故”	· 373
清刻之美	· 385
漫话藏书	· 398
漫谈题跋	· 402
“萌”中日月长	· 405
谈藏书印	· 410
说《戏痴说戏》	· 414
陈寅恪写杂文	· 418
零感	· 422
“看不懂”论	· 426
赈灾义卖图书题跋一束	· 429

十年旧梦

寻找自我

我的开始弄笔习作散文，大约是在一九三四年顷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。手头还保存着两本《南开初中》，是一九三四年出版的。那中间就有我的一篇《旅绥杂忆》，是春假中赴绥远的纪游文，文字虽然稚弱，但与数十年后所写的游记风格并无二致，可见植根之深。转过年来，在《南开高中》上就又出现了我的一篇《最近翻译界的争辩》，可见年纪少长，注意力又已移向文学批评了。

到今天，我还不能忘记给我提供接触新文学机会的南开，虽然何其芳（他当时正在南开做教员）说过，南开不过是一所“制造中学生的工厂”，学校外不远处有一家“会友书局”，我是常客，在那里先后买得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等人的著作，还有《文

学》、《中流》、《译文》、《作家》直至胡适编的《独立评论》，可见对文化界的接触，面是广的，眼界是宽阔的。我还有好的老师，教我们英文的李尧林先生就是教给我知识以外，还给了多方面影响的老师。我从他那简单却丰富的藏书中，第一次看到《我们的六月》、《我们的七月》，那是初版本，中间有精致的插页，再版本就没有了。这是我对新文学版本最早获得的知识。卞之琳编的《水星》，那狭长隽秀的封面，疏朗的编排，十分可喜，也是李先生介绍给我们的。我没有听过何其芳的课，但他的声名在同学中却有震撼性。他的获奖作品《画梦录》，奇瑰美丽，但不可能是模仿的范本，倒是这以后出版的《还乡日记》，平实深厚，给了我颇多的影响。

在南开，还有一项有趣的记忆。和我住在同室的周汝昌君，是比我大一岁而温文尔雅的书生。他不喜运动，也不大参加同学们的活动，他喜欢京戏，也爱好旧文艺。我偶然得到一部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就得到他非常的赞赏。此外，就是《红楼梦》，这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书，于是就成了经常讨论的话题，饭后到墙子河边散步时，讨论的往往就是《红楼梦》，有时也争论、激辩，总之，讨论的内容复杂得很，谈了些什么，现在可是一点也记不起了。我想，汝昌日后研究《红楼梦》有大成就，那发轫之始，也许和当年讨论不无因缘。



一九三二年黄裳在天津南开中学

七七事变，日寇的炮火毁灭了我们的学校，我从天津逃到上海，插班进入上海中学。其间偶然读到夏目漱石的《哥儿》，非常佩服。于是就拟作，在毕业纪念册上以《我们的先生》为题，写了一篇纪念文，因为是仿夏目之作，可能对老师颇多不敬之处，内容则全不记得了。

接下去是进了交大。那时徐家汇的校址已经沦陷，就借了震旦大学上课。给我留下鲜明印象的是大楼中的图书馆，真是窗明几净读书的好去处。在这时，我的阅读范围大大扩展了，凡能到手的书册总不肯放弃，大抵以笔记小说为主。我曾从旧书店买来的“国闻周报”里拆下了《凌霄一士随笔》，订成一厚册。在学校里的图书馆，也一部部地借出了商务印书馆的《四部丛刊》，特别着重二编三编，这是一部善本古籍的影印大全，我一册一册翻看时并不注意内容，只着重版刻风气与藏书图记，于是对“黄跋顾校”有了亲切的认识，这就为日后搜求旧本书摸到了门径。泛览之余也做些笔记摘要的工作，借出了王静

安遗书一大叠，那些论古史的文章看不懂，但像“清真先生遗事”那样的篇什，却是颇感兴趣的，于是就整篇地抄下来。同时还写了一些读书记，把许多书本上的故事连缀起来，作为阅读的纪念。后来。因为筹集入蜀旅费，一股脑儿卖掉了。

一九四二年入蜀，回到了重庆九龙坡的交大，这是扬子江上的一个小镇，冬日多雨，整日在雨雾中过活，手中又没有什么书，只有龚定庵的一册《己亥杂诗》。心情是枯寂的。学校图书馆也没有什么藏书，只有一部《四库珍本》，因为沾湿了，在操场上摊开晾晒，偶然走过，捡得了方回的《桐江集》，翻得“每重九日例凄苦，垂七十年更乱离”的句子，真像被重拳击了似的，深深被触动了。年纪只不过二十来岁，照理不应有方回同样的心情，但乱离却一样，凄苦的天气也一样。念远怀人，无可言说，只写了几封信，迢迢寄到上海去。这就是收在《锦帆集》里的几篇书札。写信的地方是取名“凤凰楼”的茶馆和江边的野店。这是些“画梦”之作，是在无端的无奈下的强颜欢笑。

这以后就来了一个大转变，从学校出来走进了社会，而且是军中，我当了一名“翻译官”，任务是沟通来到中国进行抗日的美国盟军和中国军人之间的交往。最初是在炮兵学校里陪同美国军人上课，随后就随军上了湘桂前线，桂林失陷后回到昆明，又飞到印



一九四六年黄裳在南京燕子矶

度，在兰伽训练中心住了八个月，训练的是坦克和卡车驾驶，最后从列多带了部队回到昆明。在这短暂的一年中，我接触了中国的军官和小兵，美军的官兵和为美军服务的人们，真正是开了眼界，领略了和学校生活迥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形形色色，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人物。当然也引发了自己的种种观感，真的是“心事如波涛”吧，觉得非写下什么来以抒愤懑就不行，这就是《关于美国兵》产生的由来。

翻译官遣散后，回到重庆，又住到九龙坡的学校里。想复员回上海，可是找不到交通工具。正当苦住之顷，上海的朋友创办了《周报》，于是就陆续写了几篇军中记事去投稿，后来集成一册，就是《关于美国兵》。其中的一篇《关于翻译官》却是在印度兰伽写成的，曾向《大公报》投稿，不予登载。也是写这篇东西的时候，逐渐感到用过去的散文写法不

合适了，因而想到鲁迅先生的有些文字，如《病后杂谈》、《题未定草》，真是嬉笑怒骂，各极其致，如此写来才顺手。因而悟到，散文与杂文之间，其实并无一条分明的鸿沟。我一直坚持着这看法，直到写《榆下说书》那样的读书记时，也还使用着同样的手法。从此，我笔下的文字是散文还是杂文就很不容易分别了。

这中间，还写了几篇读书记，因为受到当时“晚明热”的影响，文中涉及了一些晚明人物，这就是收入《锦帆集外》的昆明、桂林、贵阳三记。

一九四六年顷，在《文汇报》编“浮世绘”，这是一个娱乐性的副刊，照例应有戏曲电影的内容，找人约稿不易，只好自己动手。于是就开了一个“旧戏新谈”的专栏，每天一篇地谈戏，有时就不免谈到戏外去，不愁没有话题，而执笔的我也感到了“文思泉涌”、“手挥目送”之乐。报纸被封门后，我还向《时代日报》投稿写过一些，算是一种余波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我在《文汇报》发表了一篇《杂文复兴》，这只不过是一篇漫谈，不料却引来了一通大批判，唱压轴戏的是冯雪峰，这是使我始料不及、也难于理解的。雪峰的文章是《谈谈杂文》，对在新中国鲁迅风杂文判了死刑。此后，我就不再染指杂文，直至一九五六年才又多少写了一些，这以后就是二十年的沉默，直至一九八〇年前后才又写了一

些，集成一册《惊弦集》，再往后几经风浪，就几乎洗手不作了。

不写杂文就写些游记和读书记，也似乎又回到正宗散文的旧道上来了，但又不然，散文中多少总带有杂文的因子，因此也并不是正经的散文。

一九四六年我在南京做记者，写过几篇通讯，访问过狱中的周作人，也访问过住在宫殿式的中央研究院里的傅斯年，这些访问记也算不得正经的散文。倒是暇日闲游陆续写了些随笔，题名《金陵杂记》，倒和八十年代写的《山川·历史·人物》有其相通之处。但追根问底，也还不是温柔敦厚的正统散文。

此外，历年买旧书时，我也喜欢在书前书后写些题记，用了并不古奥的文言，以期与传统的题跋风格接榫。集在一起，读起来就像是求书目录了。我平日喜读东坡、山谷、放翁的简尺题跋，也学着写一些。虽然只是简短的题记，我觉得也是散文的枝裔。已刊的有《来燕谢书跋》和《来燕谢读书记》两种，不久将出版的还有一册书简集，所收为给朋友的信札，似乎也可以归入散文一类的。

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四日

南开忆旧

今年春天到天津，抽空到南开中学去了一次。解放后我曾先后到这里访问过两次，第一次大约在一九五〇年，记得还遇到一位当年的老师，白发盈颠了，握手之余不禁感慨系之。这一次可是什么老人也没有遇到，旧有的建筑物有的还在，更多的则是几十年来新建的。古诗说，“所遇无故物，焉得不速老”，正是一点都不错。不过“故物”也不是一点都没有留下，于是我就尽量找寻尚存的旧迹，借以回溯六十年前的游踪。

范孙楼和中楼是在的，虽然历经了日军的炮火和大地震，一些都没有损坏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。走进去转了一转，没有引起什么回忆，范孙楼是科学试验楼，大概是曾经在这里做过化学实验的吧。走出楼

来，向左一看，一排小小的两间红房子仍然还在，一些都没有变样，只不过不知道现在是做什么用的了，当年这里是银行的代办处。每月收到家里寄来的生活费，交纳了伙食费以后，余款就都存在这里。

转过范孙楼一直走下去，过去的图书馆和我曾住过的宿舍都不见了，大概已经拆去。这图书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好的，藏书不少，差不多的新文学出版物这里是都齐备的。每本书都用紫红色的硬纸板装了护封。鲁迅、周作人的早期著作我都是从这里看到的。记得有关南开中学禁止“淫书”（《情书一束》等五种）的事就是从这里看来的。当时管理图书馆的老师竟自没有发现加以销毁，而任其流传，实在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疏忽。

图书馆前面，是一个排球场。每天下课之后，就有些高年级的同学在这里比赛排球，我喜欢站在一边看，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南开的特色，注重体育和课外活动。学生也没有被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，课余生活还是悠闲自由的。

我自己是喜欢足球的，有一个时期还组织了一个球队，在学校对门的春合商店里订做了球衣，定期到南楼边上的足球场上去练习。有时候一个人也去练习，即便是极冷的冬天，也穿了短裤，面对围墙踢上小半日。球技并没有练好，身体却逐渐强健起来。

再往前走，就是那个小花园。右侧一排平房，也